

奋进40年 逐梦新征程

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心灵漫笔

迟开的绣球花

■王 寒

六月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院子里的绣球花终于绽放。

说“终于”，是因为我等了许多。入夏之后，栀子开了，茉莉开了，紫薇也打了苞，只有那几株绣球一直不慌不忙地绿着，肥厚的叶子层层叠叠，却见不到一朵花。我每天早上起床给它们浇水都要多看几眼，心里嘀咕：为什么还不开呢？可是它们不管不顾，就只顾着自己长叶子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

直到前几天，我发现叶丛中冒出了青青的花苞，小小的，一粒一粒挤在一起。又过了两天，花苞渐渐大起来，颜色也由青变白，再由白变粉，最后变成浅蓝色、紫色。待到全部盛开的时候，花朵竟有碗口大小，仿佛谁将天空中的云朵撕碎了，再细细缝制成一个个绣球。

绣球，这个名称真是贴切。那花一簇簇、圆圆的，像古代小姐手中抛出的绣球。不过这绣球不是用来招亲的，它安安静静地开在枝头，不抛不掷，却有自己独有的情意。宋人顾逢有一首《正绣球花》写得极好：“正是红稀绿暗时，花如玉莹无疵。何人团雪高抛去，冻在枝头春不知。”把绣球花比作圆玉、比作团雪真是妙极了。我尤其喜欢“莹无疵”这三个字——花瓣薄如纸，厚实而有质感。阳光透过来，绣球花晶莹剔透、润泽光滑，的确如玉。

我家的绣球种在院子东墙下，共三株。开粉白色的一株、开蓝紫色花的一株、开白色花的一株。粉的那一株最大，花开得最多，把枝条都压弯了，我找了一根竹竿把它撑着才挺起身来。蓝紫那朵花色最深，在傍晚时看去竟微微带紫光，很神秘的样子。白的那棵，花开得晚些，但是开得最精

神，一朵一朵地挂在绿叶间。

汪曾祺老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中说，绣球花是很好养的，我信了。但养着养着，我觉得不是这样——好养是好养，但养出精神来，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。它喜欢阴凉，怕晒太阳，夏天的大太阳一照就萎焉。它又贪水，一天不浇，花就耷拉下来。我早晚各浇一次水，把水洒在根部，不敢浇到花上——浇到花上，花瓣就会烂掉。这样一来倒养成习惯，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观察绣球花是否精神、花朵的颜色是否仍然美丽。时间长了，便产生了一种牵挂，就像抚养孩子一样，虽然辛苦，但是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、开花，心里就无比满足。

古人好像不大写绣球花。我只记得顾逢的一首。汪曾祺先生倒是写绣球也画绣球。他说他偶尔画绣球花，也是有意为之地画了很多簇在一起的花瓣，至于哪一瓣属于哪一朵小花，不管它。细究之下却有深意——有的事物不必过多地去追求它的细节、彰显它的价值，它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何必歌咏于怀它的迟来呢？

是啊，花开花落是天地间最平常的事，但是有了这些花，日子就有了盼头和滋味。春天盼桃花、夏天盼绣球花、秋天盼菊花、冬天盼梅花，一茬又一茬地等着，一年又一年地过去。

傍晚我又去看了绣球花，夕阳斜射过来，粉花变成了橘红色，蓝紫色的花成了深紫色，白色花上镀上了一层金色。蜜蜂已经回巢了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风偶尔吹过，发出一些细小的声音。

搬一把椅子坐在廊下，我望着满院的绣球花。忙碌一天之后什么都不想做，我只想和这些花在一起。它们不说话，我不说话，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，就很好。

诗风词韵

蓝

■宋高波

蓝，是窖藏过的心事
如此深邃
高得触不到岸
风一吹
就被天空揉进了云里

蓝，是巷子冒泡的冰镇汽水

一口下去
整个身子都酥了
整个夏天都醒了

蓝，是薰衣草晕染开的雾霭
在泛着星子的阳光下一只蓝色的蝴蝶
踮起脚尖
采着夏日最浪漫的梦

夏荷（外一首）

■龙 熠

荷花的情影，在水中沐浴
荷塘荡漾着满池碧绿的翡翠
蜻蜓像个调皮的孩童
冷不丁地亲吻一下花瓣
姑娘躲闪不及
脸颊绯红，眉眼盈盈
那心醉的样子落水
比初夏还要清新

夏柳

垂柳
在湖边梳妆，发辫及腰
有清风吹来，湖面心动
涟漪层层荡漾
追上了小船上落落的笛声
柳生烟
少年的目光上了岸



国画 碧池清影

王 芳 作

桥映沙澧 逐梦前行

■石俊峰

常听人说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。这话放在别的城市，大多是长辈随口开的玩笑。但在漯河，这句话真的格外实在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漯河人，我大半辈子的生活始终围着沙河、澧河打转。漯河的桥建了一座又一座。而这一座座桥不仅是简单的过河通道，还默默见证着漯河一步步蝶变为现代化宜居城市的过程。

我心底最久远、最鲜活的城市记忆，就是交通路沙河大桥，我们本地人习惯叫它老大桥。几十年前漯河很小，人们想要过河去沙南，只有老大桥这一条通道，没有别的选择。我小时候最期待的事就是坐在父亲骑的自行车大梁上进城。每次驶上老大桥的坡道，视野瞬间开阔，清风迎面吹来，那种新鲜又舒展的感

觉，时隔多年我依旧记得清清楚楚。老大桥是当年小城最有烟火气的地方。周边村落的村民挑着菜担过桥赶集，工人、学生日复一日往返通行，小小的桥面整天人来人往。随着车辆、行人越来越多，老大桥渐渐跟不上城市的发展节奏。后来，政府就加修了辅桥，实现了人车分流，桥面焕然一新。但小时候老大桥的喧嚣一直是我深刻的家乡记忆。

往返老大桥的日子里，我渐渐留意到沙河下游那座安静的老铁路桥。这座1906年通车的桥，钢架斑驳，静静立在沙河上。每当火车驶过，“轰隆隆”的声响伴着桥面轻微的震颤——这是深深烙印在我儿时记忆里独属于漯河的画面。父亲常说，真正促进漯河城市发展的，就是这座铁路桥。自从这座铁路桥修好，小城才有了火车站，有了闻

名全国的“牛行街”、骡马大会，城市才慢慢热闹、繁荣起来。

如果说现代桥梁托起了漯河的城市梦想，那么千年古桥小商桥便赋予了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底蕴。小商桥让我第一次触摸到千年古迹的温度。和市区主辅桥、实现了人车分流，桥面焕然一新。但小时候老大桥的喧嚣一直是我深刻的家乡记忆。往返老大桥的日子里，我渐渐留意到沙河下游那座安静的老铁路桥。这座1906年通车的桥，钢架斑驳，静静立在沙河上。每当火车驶过，“轰隆隆”的声响伴着桥面轻微的震颤——这是深深烙印在我儿时记忆里独属于漯河的画面。父亲常说，真正促进漯河城市发展的，就是这座铁路桥。自从这座铁路桥修好，小城才有了火车站，有了闻

蓬勃活力，又有穿越千年的风骨与底蕴。

1986年，漯河升格为省辖市。自此，城市发展格局彻底打开，建设速度大幅提升，而最贴近民生、最直观的改变，就是跨河桥梁的全方位迭代升级。1990年通车的金山路沙河大桥、1991年通车的人民路澧河大桥（丁湾桥）、1993年通车的嵩山路沙河大桥、1995年通车的泰山路沙河大桥（彩虹桥）、1998年通车的嵩山路澧河大桥（斜拉桥）和淞江路沙河大桥（董庄桥）……一座座现代化的桥梁不仅让两河四岸“天堑变通途”，还打破了发展壁垒，让城市发展提速，一年一个模样。曾经的荒地农田陆续建起居民小区，商铺、集市接连落地。依托完善的桥梁路网，城区持续扩容，学校、商超、公园等民生配套不断完善。



彩虹卧波

石俊峰 摄

情系彩虹桥

■郭智柯

沙澧穿城，长桥卧波。漯河的故事，一半发生在人声中，一半发生在桥影里。在城区的一座座桥中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泰山路沙河大桥，也叫彩虹桥。

从小我就听爸妈讲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，沙河漯河市段除了交通路大桥外，只有一座浮桥。桥随水动，人走上去也跟着晃。每到夏天涨水，还得把浮桥拆了，等秋天再重新搭起。直到我出生前几年，我建了彩虹桥，浮桥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彩虹桥因其独特的拱形结构而得名，桥身红黄蓝的色彩设计加上一圈七彩彩灯，使其犹如被仙人裁下又随手搭在河面上的一段彩虹。小时候第一次见，觉得这桥真好看，梦幻得很。后来又觉得它土，颜色不够高级。再后来，忽又觉得它好看起来，大约是看惯了、看顺了、看出感情来了。

我七八岁时，周末天气好，爸妈带我去桥北头的淘气猫乐园玩，里面有一个荡绳项目。我站在木板旁边，看着别的小朋友像猴子一样荡来荡去，心里既羡慕又害怕，但就是不敢上。

爸爸一把将我抱上木板，说：“玩吧！摔了也就摔了，下面都是沙子，不疼。”

我咬咬牙，猛地冲到木板边缘，脚一蹬——手没抓到绳子，直挺挺地摔了下去。趴在沙子上，确实不疼，就是有点懵。我回头看看爸妈，发现他们都在笑，便突然感到一阵委屈，于是嘴角一撇大哭起来。妈妈一边笑着，

一边把我从地上拉起。

后来的事情记不太清了，唯记得爸爸站在那里笑，妈妈帮我拍裤子上的沙。那时天空蓝蓝的，不远处的彩虹桥安安静静地跨在河上。

初一时，妈妈给我报了个数学辅导班，就在彩虹桥旁一个小区里。我认识了一个剪着蘑菇头的女孩。下课后，我们一起在彩虹桥边的河堤散步，聊老师，聊作业，聊校门口哪家烤冷面好吃。

这一聊就一发不可收拾，从初中三年到高中三年，从大学四年到毕业后双双考回家乡，我们居然真的做到了少时约定的常相聚。现在，我们约会的固定节目是这样的：周末午后，来到彩虹桥，上河堤沿小路一直走到河边茶馆，坐在柳树下的藤椅上，提来一壶暖泡茶，配上精致可口的小蛋糕，接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——聊单位里的琐事，聊新开的漂亮餐厅，聊这次的蛋糕不好吃下次不要再“踩雷”……当然，有时候也不聊，就看着河水和桥。阳光透过新绿的叶子，在桌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，茶水的热气氤氲成一团温柔的雾。不时会有风从河面上吹来，凉凉的，夹杂着水草淡淡的腥气，我们安静地享受着工作后难得的放松时光。彩虹桥一如当年，只是颜色褪了几分，多了岁月打磨的痕迹，像我俩。

茶喝淡了、蛋糕吃完了，彩虹桥上的灯也亮起来了，是回家的的时候了。分别时，她坐上车，朝我扬扬手；我也扬扬手，什么都不用说，但心里知道过几天我们又

会再见面。我们的友谊像沙河的水一样，不急不缓，慢慢往前流。我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拥有一个好朋友更可贵、更难得的。

我与爱人，也是在彩虹桥边结缘的。我们的故事开始于长辈的一次介绍。初见那晚，我们约在了距离彩虹桥不远的一家餐厅。他帅气幽默、开朗爱笑。饭后我们不舍得说再见，便一起去了彩虹桥附近的河堤散步。我们聊彼此的童年，谈论音乐、旅行和最爱的美食，交换各自眼中的世界，有趣地说他的衬衫和我的哪条裙子最搭。

去年春天我们结婚了。拍婚纱照的时候，摄影师问想去哪儿取景，我说彩虹桥吧！拍夜景。那天晚上，化妆师给我烫了大波浪卷，配波点红裙。他穿橘色条纹衬衫与牛仔裤，背后是亮着七色彩灯的彩虹桥，灯光投在水里，一圈一圈漾开。

我盯着手机里的图片看了一会儿，发起呆来。

突然，手机屏幕一亮，是妈妈发来的微信：“闺女，做饭没？你爸做铁锅焖面呢。”

紧接着，好友的消息也跳出来：“明天老家地方喝茶吧？我新种草了一家抹茶千层，咱尝尝。”

我正要回笑，爱人从书房探出头：“宝儿，晚上不想做饭了，蹭爸妈饭去？”

我不由得笑了。时间是一条裹挟所有人一去不返的河流。我在漯河这个小城里生活了二十八年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像沙澧河的水，丰沛且温柔地交织在一起。

沙澧河的水声依旧，桥下的波光依旧，我平平淡淡的日子也依旧。窗外，远远的，彩虹桥河堤的无人机表演开始了。伴着桥上的彩灯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好看得很。

思念母亲

挚爱亲情

■雷 子

母亲去世快一周年了。今年“六一”前的那个周末，我一个人在房间听着音乐读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史铁生写的与他母亲的生活细节，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。我突然泪如雨下。这是母亲去世后第二次哭。

上次痛哭是母亲“五七”祭奠时，当妹妹、弟弟等离开坟地的时候，我一个人站在母亲坟前突然跪下，号啕大哭。我哭得伤心，哭得像受了多大委屈的孩子。想着父母都不在了，自己作为兄妹中的老大，头顶再没有人为我遮挡阴凉，再没有老人在我生日那天煮一个鸡蛋、提一个过生日的醒，再没有一个过年时想回去的地方，再没有把自己当成孩子的理由了。

父亲去世时才45岁，母亲当时46岁，我师范刚毕业。

父亲在世时，我是快乐的。在离家八里外的一所中学教书的我，放学时不用回家，和同事打打球、喝点儿小酒，无忧无虑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白天在学校教书，晚上一个人住在老家。从那时开始，我无论多晚都要从学校骑车赶回家中。从学校到家，只经过一个村庄，其余的地方都是庄稼地。月明夜还好，逢上雨天、雪天，在两边都是庄稼地的小路上骑行，我心里害怕，有点点上烟，故意咳嗽几声给自己壮胆。可一想到家里的母亲，我瞬间充满了力量，骑车的速度就快了。回到家，堂屋里的灯还亮着，母亲还等着我。那时，家里虽然少了欢声笑语，但还有温暖和希望。那盏夜里等我的灯光，成了我奋进向上的动力。

母亲也没有被生活压垮。她在学校教着书，还要管理家里的

七八亩地，有点儿空闲就要到地里拾掇庄稼。她的身体不太好，患有风湿性心脏病，家里、学校、地里没有停歇的时候，手指累得都变形了。但这个家，就这样被她支撑下来了。

1991年，我考进了当时的县广电局，妹妹也毕业当了老师，弟弟也考进了师范，母亲的脸上多了笑容。

艰难的日子，让母亲养成了粗糙的生活习惯。母亲爱吃素饺子，韭菜、鸡蛋或豆腐，简单一拌馅儿，擀个大面皮儿，七八个饺子就是一大碗。后来我笑她饺子包得太大。门口邻居却说：“干完地里的活儿，你妈能回家吃上一碗热饺子不错了。”

母亲要强，常对我说：咱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把门子支下来，不能让人家小看。

儿女对老人的孝敬分三种：

孝身、孝心、孝志。孝身是让老人吃饱穿暖，衣食无忧。孝心是儿女在外，让老人放心，不让老人担忧。孝志是让老人能够在众人面前脸上有光，扬眉吐气。对要强的母亲来说，最开心的事是儿子和女儿在工作上都有成就，是两个孙子先后考上大学。

她的大孙子去郑州上大学时，母亲要求到学校看看。在偌大的校园里，她走了一大圈，没喊一声累，脸上满是喜悦，已驼背的身躯似乎也显得直了。她的二孙子考到了南京上大学，母亲又要求入学时去送。那时，已七十多岁的她身体明显不好了，但还是提着劲儿坐车去南京，在大学校园里转，还喊上孙子合影。在南京，母亲还到十三陵逛了逛，甚至还到安徽宏村看了理，虽步履蹒跚，但满脸幸福。四年后，她的二孙子又考到武汉理工大学读